

《全高麗朝鮮詞》校勘札議

朱德慈

(中國 揚州大學)

摘要 《全高麗朝鮮詞》在文字、標點、調牌等勘定方面存在頗多可斟酌處，昭示著東亞俗文學傳播交流方面還有提升空間。

關鍵詞 《全高麗朝鮮詞》 校勘 律譜 誤植

柳己洙先生輯纂的《全高麗朝鮮詞》(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)“是迄今最為完備的高麗朝鮮詞總集”(朱惠國《全高麗朝鮮詞序》)。該集在輯佚方面的貢獻甚巨，但在校勘方面卻不無可商兌處。關於高麗朝鮮詞的校勘問題，陶然嘗著文《高麗朝鮮詞校勘舉隅》(《惟學學刊》2023年第1輯)，筆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。本文則專就《全高麗朝鮮詞》之校勘展開討論，凡陶文已涉及的問題與例證，本文盡量避免。

一、誤認

誤認乃從事古籍整理工作者所要極力避免的基本問題，但《全高麗朝鮮詞》恰恰在這方面存在不少瑕疵。

頁2，金克己《望江南》：“高不極，一握去青天。松寺曉鐘傳絕鶴，柳村寒杵隔孤煙。鳥道上鈞連。”“鈞連”，不成辭，應為“鉤連”，形近而誤。檢奎章閣嘉靖刻本《新增東國輿地勝覽》卷三十五，此詞為金克己詠羅州北之錦城山，正作“鉤連”。

頁120，金時習《石州慢·寒松寺》：“十里寒聲，瀟颯高低，吹我耳側，疑聞帝居紅雲，奏彼鈞天廣樂。生平豪氣，如今添卻遨遊，滄波萬頃何遼闊。都是一胸襟，儘教伊吞吐。舒縮。滄尊斲石，團圓都是，舊時蹤跡。萬古相傳，一任風磨苔剝。流年如許，跳丸歲月蹉跎，前人視我今猶昔。慷慨發長歌，滿沙汀飛鴨。”反復吟誦此詞，並無片言隻字關聯寺廟。檢金時習《梅月堂詩集》卷十三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八冊影印本，頁234)，卻原來底本題作“寒松亭”。輯者因“亭”“寺”二字形近致訛，誤導讀者不淺。

頁129，曹偉《水龍吟·秋日書懷》：“小園蕭瑟秋風，曉霜搖落橋頭柳。”“橋頭柳”與“小園”顯然難以兼容。檢曹偉《梅里先生文集》卷三，“小園”原作“水國”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九冊影印本，頁633)。《全高麗朝鮮詞》稱在卷五，誤。《梅里先生文集》僅止三卷)。

頁180，崔演《巫山一段雲·箭灘漁火》：“良颺看難定，風回影不停。”“良颺”，不成辭。檢崔演《艮齋集》卷二，該詞此處原本作“浪颺”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六冊影印本，頁48)，且有注引東坡詩曰：“青燐滅沒轉山前，浪颺風回豈復堅。”

頁621，趙冕鎬《錦堂春》：“任地青玉闌干月，移過一重樓。”“任地”，不成辭。檢趙冕鎬《玉垂先生集》卷二十七《詩餘》，該詞原本作“任他”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四十九冊影印本，頁153)。頁639，趙冕鎬《好事近·牛熱》，將原本題“午熱”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四十九冊影印本《玉垂先生集》卷二十七《詩餘》，頁159)訛作“牛熱”。

頁676，李裕元《相思兒令》：“芳草綠生衣映，相映怨東風。”“衣映”，檢李裕元《嘉梧稿略》，原本作“衣袂”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五十一冊影印本，頁332)。頁679，李裕元《甘州編》。查《詞律》《詞譜》及《詞名索引》等，未見調名《甘州編》者。檢李裕元《嘉梧稿略》，原本作《甘州遍》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五十一冊影印本，頁333)。頁684，李裕元《感恩多》：“願無彊壽多。太平歌。”“無彊”，不成辭。檢李裕元《嘉梧稿略》，原本作“無疆”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五十一冊影印本，頁335)。

頁 732, 金允植《滿江紅·南城錢春》:“更可恨、觸忤旅人愁, 勞延企。”“觸忤”, 不成辭, 檢金允植《雲養集》卷六《詩餘學步》, 原作“觸忤”(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五十五冊影印本, 頁 131)。

頁 807, 諸世禧《水調歌頭》(謹用晦庵朱夫子《釣臺詞》, 賦血竹歌)換頭:“橋之右, 長不泐, 血痕斑。”“血痕斑”, 不成辭, 宜作“血痕斑”。檢作者所依朱熹《水調歌頭》(不見嚴夫子)闕換頭, 此處正作“斑”, 而非“班”。曰:“中興主, 功業就, 鬢毛斑。”(見《全宋詞》頁 1676, 1965 年版)。

頁 697, 權相迪《賀聖朝·贈別》:“獨吟自酌奈明朝, 正花時風雨。”“獨吟”, 不成辭, 應作“獨吟”, 獨自吟詠意, 與“自酌”並列。

頁 566, 成彥根《望江南》其四:“蒼葭白露秋風夜, 遙憶美人天一方。”《詩經·秦風·蒹葭》:“蒹葭蒼蒼, 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, 在水一方。”本詞化用該典甚明, 然則“蒼葭”必應為“蒼葭”。或謂“蒼葭”為“蒼葭”之通假, 殊不知《望江南》此處必須平聲, “葭”乃仄聲。故從聲律角度衡量, 亦絕不可作“蒼葭”。

頁 575, 南景義《巫山一段雲》其六《煙寺暮鐘》:“歸僧遙聽不停筇, 一桷沒深松。”桷者, 樑頭也。“一桷沒深松”, 不成話。題曰“寺”, 上句曰“僧”, 度其理, 此字必當為“衲”, 僧人所穿衣。

其它如: 頁 243, 金企男《漁家傲》“亭亭殘日度西嶺, 罷釣歸來江月迴。”將“西嶺”訛作“西嶺”。

頁 248, 林懽《南柯子·子規》:“故國何時返, 空溪此夜心。西川契活劔峯深。”將“契闊”訛作“契活”。

頁 301, 盧景任《水調歌頭·次晦庵辭》“巍然一亭江上, 詩酒邀朋儔。”將“巍然”訛作“巍然”。

頁 306, 金榮祖《浣溪沙·小雨》“坐看林梢靜無風”, 將“林梢”訛作“林稍”。

頁 334, 金佖《法駕導引·春閨詞》:“燕山路, 燕山路, 戍客淚沾巾。”將“戍客”訛作“戍客”。

頁 421, 李衡祥《水調歌頭》(心跡模, 次傅公謀):“詩來亦復釣酒, 傾得兩三杯。”將“酌酒”訛作“釣酒”。

頁 456, 李東《憶秦娥》“年華宛晚芳塵隔, 暮雲蕭瑟秋風白。”將“宛晚”訛作“宛晚”。

頁 467, 李瀾《西江月·獻壽》其二:“令人但祝後時凋, 德與長年俱邵。”將年高德劭之“劭”訛作“邵”。

頁 475, 安命夏《阮郎歸·燕》:“能記得, 舊巢房。御泥繞屋樑。”將“啣泥”訛作“御泥”。

頁 489, 李廷蓋《臨江仙》:“灸背斜陽幾尺黑, 甜天地初醒。”將陽光“灸背”訛作“灸背”。

頁 499, 池光翰《鷓鴣天·江檻詞》:“雲嵐遙火漁人屋, 簫敲長尊節使舡。”將“簫鼓”訛作“簫敲”。

頁 533, 趙宜陽《水調歌頭·次袁機仲韻》:“青山緣水歸去, 萬事何時平。”將“緣水”訛作“緣水”。

頁 600, 洪醇浩《念奴嬌·除夜作》:“須知個老, 鬢髮便成秋蓬。”將“秋蓬”訛作“秋蓬”。

頁 614, 李載毅《望江南》其七《三巖賞花》:“蒲眼春光都管領, 杜鵑嘯罷晚風微。”將“滿眼”訛作“蒲眼”。

頁 616, 南義采《更漏子·春》:“棟風前, 榆雨後。”將“棟風”(二十四番花信風之

終候風）訛成“棟風”。

頁 711，崔宇淳《木蘭花慢·望梅》：“恁麼，煙波雲月，願相攜知己共登船。風伯為之護駕，雷公倏爾加鞭。”將“知己”訛作“知已”；將“倏爾”訛作“倏爾”。

頁 716，鄭胤永《念奴嬌·利城雪夜》：“佳人不至，誰遣瘴雨吹成雪。”將“瘴雨”訛作“瘴雨”（頁 747，許薰《鷓鴣天·春情》：“鶉鴝三兩鳴桑樹，罨畫郊原兩霽時。”將“雨霽”訛作“兩霽”，誤同）。

頁 717，鄭胤永《西江月》其二：“最怕音毛斷絕，不關顏髮瘦肥。”將“音耗”訛作“音毛”。

頁 723，申應善《水調歌頭·畫松詞》：“古有道人遠來，自天台路摸寫，一幅傳至今。”將“摹寫”訛作“摸寫”。

頁 743，徐應潤《長相思》其二：“君憂冲。妾憂冲。獨抱鴛衾鬢髮鬢。”將“獨抱”訛作“獨抱”。

頁 758，張錫蓋《水調歌頭·百死歌》：“不知崧岳王氣，將復屬睡人。”將“屬誰人”訛作“屬睡人”。

頁 799，文鍾《萬斯年》：“童顏兒齒到今期，賓絡繹。”將“絡繹”訛作“絡繹”。

頁 813，鄭丙朝《水調歌頭》（癸丑，續蘭亭會）：“算一年競芳辰，說風光上巳。”“唉盪神情了無過，揚風抱雅。”將“上巳”訛作“上己”；將“駘盪”訛作“唉盪”。

頁 819，朴載華《巫山一段雲·山市晴嵐》：“粧樓紅袞舞纖腰，日暮好相邀。”將“紅袞（袖）”訛成“紅袞”。

頁 885，朴膺鍾《滿庭芳·屬泰弘》：“星月光晶，蛩蛩鄉亂，窗帷蕭颯風至。”將“響亂”訛作“鄉亂”。

上述諸例，皆形近而誤植。

頁 213，黃應奎《巫山一段雲·鐵岫晴嵐》：“非煙非舞靄人望，回首便消亡。”將“非煙非霧”訛作“非煙非舞”。

頁 560，李養吾《南鄉子·挽族叔璿》：“十月拜高牀，一疾蟬緜兩鬢霜。”將“纏緜”訛作“蟬緜”。

此屬音近而誤植。

二、底本即誤植，輯錄者依樣畫葫蘆，未予訂正

古籍整理者忠於底本，不輕易擅改，固然是一種謹慎的態度。但如果底本明明是錯誤的，輯纂者自然應予糾正，不可以尊重原本敷衍搪塞，從而迴避整理者應該承擔的進一步完善的責任。如果依然墨守，那便影響整理的質量了。例如：

頁 34，閔思平《朝中措·奉和益齋》：“春回谷口，煙沈釣瀨，水滿春機。”頁 35，閔思平《朝中措》：“眼看紅雪灑窗扉，閑賦阮郎歸。遠近雲蒸霞燄，武陵氣像依稀。”檢閔思平《及庵先生詩集》卷四載《朝中措》調詞三闕，此二闕即其第一、二，底本確實刻作“春機”與“霞燄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一冊影印本，頁 525）。但細審前例三句顯然是鼎足對。然其“水滿春機”句搭配不當，“機”應作“磯”，句意方可通，且與上句“煙沈釣瀨”之“瀨”構成對仗。後例中“霞燄”，不成辭，應作“霞蔚”。二者皆形近而誤。

頁 77，李詹《臨江仙·重游密城》：“憶昔泛舟遊夜月，鯉魚挑上漁磯。”檢李詹《雙梅堂先生篋藏文集》卷一《詩》，此處確作“挑上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三冊影印本，頁 393）。但第二句之動作“挑上”與主語“鯉魚”顯然不匹配，祇應作“跳上”。

頁 117，金時習《天仙子·燈下》結尾：“汲寒井，爐火試剪龍鳳餅。”其“爐火試剪龍鳳餅”句，意義扞格難通，且“剪”字仄聲，此處應作平聲字方合律。如張先之“人初靜，明日落紅應滿徑”（《天仙子》“水調數聲持酒聽”）；張元幹之“聽鶯語，一段風流天付與”

（《天仙子·為杏花留飲》）；程垓之“無人問，說與畫樓應不信”（《天仙子》“慘慘霜林冬欲盡”）等。故金時習此句必當作“爐火試煎龍鳳餅”。然檢金時習《梅月堂詩集》卷七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八冊影印本），該處原確實即作“剪”（頁146），因知輯者乃跟隨原本而誤。

頁123，洪貴達《踏莎行·寄丁不騫》：“握來臂損，掃來髮短。”“掃髮”不搭配，當作“搔髮”，音形俱近致誤。然檢洪貴達《虛白先生續集》卷二《詩》，該題此句確實原作“掃來髮短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八冊影印本，頁385）。因知底本即誤植。

頁255，曹友仁《望江南》“無復更論生死事，此生難卜況他生。贏得淚雙橫。”將“贏得”訛作“贏得”。同頁，曹友仁《漁歌子》：“喚名姬，古美酒。”將“沽美酒”訛作“古美酒”。檢曹友仁《頤齋集》卷一，原本的確如此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三十冊影印本，頁166）。

頁624，趙冕鎬《鵲橋仙·無題》：“斯人也斯疾支離，太息曰：膏肓難矣。”將“膏肓”訛作“膏盲”。頁629，趙冕鎬《最高樓·無題》：“百年契活憑誰說，五更心事教誰知。”將“契闊”訛作“契活”（頁635，趙冕鎬《水龍吟·嘆老》：“然諾千金，死生契活，甚難希有。”訛誤同）。頁630，趙冕鎬《訴衷情·無題》：“正是西山下，雲一端數點鍾寒。”將“數點鍾寒”訛作“數點鍾寒”。檢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四十九冊影印本《玉垂先生集》卷二十七《詩餘》，原本如此（頁154、156、157）。

頁674，李裕元《御街行·雙中調歌行題》：“夜光雙璧，翡翠珍羽，羅列江南夢。”將“雙璧”訛作“雙壁”。檢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二輯第五十一冊影印本《嘉梧稿略》，原本如此（頁332）。675，李裕元《長相思》：“人拾花花照性靈，騁停空在庭。”將“娉婷”訛作“騁停”（同前）。

三、不諳傳統典故致誤

古籍整理者理應熟悉古典，對於整理對象所使用的習見古典有較為特別的銳感，從而進行必要的校理。否則難免任舛誤依然故我，一錯再錯。例如：

頁152，申光漢《憶秦娥·次韻》：“猴山春晚音塵絕。玉笙聲斷淚如血。”此詞錄自申光漢《企齋別集》卷七，檢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二冊影印本頁408，底本確實如此。考《列仙傳》（傳劉向著）卷上《王子喬》：“王子喬，周靈王太子晉也。好吹笙，作鳳鳴。遊伊洛間，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。十餘年後，來於山上，告桓良曰：‘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。’果乘白鶴駐山顛，望之不得，舉手謝時人而去。”自此緱山吹笙遂成為逍遙塵世外的一個熟典，申光漢詞二句即糅合化用該典。輯者不諳此典，墨守舊本，仍將“緱山”誤作“猴山”，造成《全高麗朝鮮詞》在校勘方面的進步有限。

頁179，崔演《巫山一段雲·堂洞春花》：“桃源洞裏百花開，紅紫錦千堆。”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載：“晉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魚為業。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漁人甚異之。復前行，欲窮其林。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便捨船，從口入。初極狹，才通人。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。”此即桃源洞典故之由來。《全高麗朝鮮詞》作“桃源洞”，不諳桃花源典而誤“桃”作“挑”矣。檢崔演《艮齋集》卷二，此處原本作“桃源洞裏百花開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六冊影印本，頁47），句下注即引《桃花源記》，輯者失之眉睫。

頁206，權應仁《玉蝴蝶》：“蓬萊宮闕，勝事都入古錦囊。”蓬萊、瀛洲、方丈，傳說中三座神山仙境。誤作“蓬萊”，令人不禁唏噓。

頁591，丁若鏞《浣溪沙·春景》：“可惜杏花輕入水，已看榆莢暗成陰。綠肥紅瘦有誰禁。”李清照《如夢令》：“知否，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。”乃書寫春景名句，習詞者幾乎人盡皆知，丁若鏞此處是直接套用。輯者作“綠肥紅瘦”，有些不可思議。

頁 602，黃礪老《西江月·魚父》：“青囊綠篋雨飛斜。紅蓼蘆花上下。”張志和《漁歌子》：“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”為描寫漁隱詞之祖，黃礪老詞即模擬襲用之，故“青囊”必為“青蓑”之誤。

四、不諳詞律致誤

整理詞集，對於詞這一韻文體裁“調有定句，句有定字，字有定聲”之特點理應嫺熟。通觀全書，輯纂者對於“調有定句”還是相當敏感的，但對於“字有定聲”的敏感度似乎欠火候。例如：

頁 47，金九容《畫堂春·代人》上半闕：“綠楊堤畔杏花香。馬頭旌旆盡口，闌街珠翠更奔忙。爭睹檀郎。”檢《惕若齋先生學吟集》卷下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三冊影印本），“馬頭”句原缺一字，輯者按律補足，值得表彰。然輯者忽略了此句按律當為韻句，應標句號。今標作逗號，誤。試觀宋人所作：“落紅鋪徑水平池。弄晴小雨霏霏。杏園憔悴杜鵑啼。無奈春歸。”（秦觀《畫堂春》）“西真仙子宴瑤池。素堂瓊艷冰肌。瑞籠香霧撲銖衣。鳳翥鸞飛。”（趙師俠《畫堂春·梅》）“空籠簾影隔垂楊。夢回芳草池塘。杏花枝上蝶雙雙。春晝初長。”（趙鼎《畫堂春·春日》）無不如是。順及，如果明瞭此句應為韻句，那麼底本所缺字實際上亦不難添補。味其句意，審其所選韻部，缺字顯然應作“揚”。

頁 161，鄭求《虞美人·牡丹》：“艷陽雲日天如醉，妃子春方憊。”按照《虞美人》調律，此二句應當押韻。而現在“憊”與“醉”顯然不同韻。檢鄭球《乖隱遺稿》卷一起首《雜興，效陳簡齋〈無住詞〉十八首》，該詞位次第六，此處第二句原作“妃子春方睡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三冊影印本，頁 353，“睡”字墨色稍稍模糊），正與“醉”押韻。原來輯者因不諳詞律，而將“睡”字誤作形似之“憊”。

頁 169，鄭球《菩薩蠻·悶雨》：“寧忍下方民，相攜丘壑煙。”猶如《虞美人》調兩句押韻，《菩薩蠻》調亦然。可是現在“煙”和“民”顯然不同韻。檢《乖隱遺稿》卷二，原來此處本作“堙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三冊影印本，頁 367）。輯者若嫺於詞律，斷不致如此以形近誤認。

頁 194，李洪南《巫山一段雲·惜寺尋僧》：“寺多古喬木，山深絕谷囂。心清丈室妙香曉。風蔓入窗搖。”本調韻押平聲，此第三句“妙香曉”明顯犯規。檢李洪男《汲古遺稿》卷中，此處原作“妙香燒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七冊影印本，頁 471），合律。輯者因不嫺詞律，遂誤認“燒”為形近之“曉”。順及，作者李洪南，他本多作“李洪男”。

與上述不諳詞韻等聲律原則致誤相似者，還有頁 168，鄭球的《定風波·祈雨》：“聚童街禱怕冥冥，焚曝尫巫亦不經。”誤將“經”作“經”，失韻。底本不誤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三冊影印本，頁 366）。

頁 507，南有常《占春芳·鍾巖春帖》：“前澗雪消多少，已聞流水冷冷。”既然是“聞流水”，後面所綴自然應是形容聲響，故當作“冷冷”，作“冷冷”必誤。況《占春光》調，韻句皆應用平聲，“冷冷”則仄聲矣。

頁 601，洪醇浩《釵頭鳳》過片：“騎龍手，左龜緩，歸日光輝耀戶牖。”“左龜緩”，落韻，必當作“左龜綬”。

頁 751，張錫蓋《浣溪沙·太白檀》上半闕：“太白山中有木檀。神君龍馭降蜿蜿。海東初創奠盤安。”《浣溪沙》上半闕三鼎足平聲韻腳，此第二句“蜿蜿”，失律，必當作“蜿蜒”。

五、或忽視詞律譜，或過度依賴文字譜，致標點誤植

不按詞律譜斷句，致令句意不明晰，固屬粗疏。而過度依賴律譜，致令句意割裂，亦不盡妥當。例如：

頁 532，趙宜陽《憶秦娥·雪》：“垂碧落。安期羽化蓬萊騎鶴。”後一韻宜按律析為兩句：“安期羽化，蓬萊騎鶴。”

頁 604，金三宜堂《謁金門》：“遙相望愁脈脈。無語獨倚欄曲。”前一韻宜按律析為兩句：“遙相望，愁脈脈。”

頁 216，吳守盈《巫山一段雲》（昨夜酒醒無寐，得長短句）上半闕：“野闊飛輕霧，窗虛透玉蟾。清光半夜媚幽獨。脩竹弄纖纖。”《巫山一段雲》（再用前韻，寄景亮）上半闕：“少小耽書冊，光陰幾兔蟾。南窗相對意無盡。疎雨正纖纖。”此調上半闕第三句按律固宜押韻，但這裏的兩闕詞之“獨”與“盡”，與蟾、纖顯然不同韻，故仍標句號，誤。

頁 636，趙冕鎬《瑞鶴仙》（酒，次鄭板橋韻）：“這朱門溫潤，只依舊便，酬酢高賓良友。”宜斷作“這朱門，溫潤只依舊，便酬酢、高賓良友。”

頁 678，李裕元《花犯》（雙長調，犯字題）：“柳縑金綫花凝麝，香勝似兩浙。”宜斷作：“柳縑金綫，花凝麝香，勝似兩浙。”順及，“兩”字，乃“雨”字形近而誤。

頁 509，南有容《江城子》（酒闌，又出小令同賦）歇拍：“見客敷腴顏色好，冠白氈。杖青藜。”“氈”字非韻處，不能加句號。

頁 804，尹炳謨《西江月·涵碧樓》上半闕：“悠悠蕩子千里，泛泛白鷗一波，荒葉殘霞相爛映，渡頭爭唱漁歌。”按律次句押韻，宜用句號。輯者標逗號，誤。

偶有詞序散句亦誤標或斷。

頁 115，佚名《巫山一段雲》序：“嘗紺宇斷手之日，值蓮花捧月之辰，翼鳳輦而副以文軒，賁桑門而禮於狴座，非煙非霧，祥雲靄以輪囷，如蜜如飴，瑞露紛其霑灑。”宜標作“嘗紺宇斷手之日，值蓮花捧月之辰。翼鳳輦而副以文軒，賁桑門而禮於狴座。非煙非霧，祥雲靄以輪囷；如蜜如飴，瑞露紛其霑灑。”

頁 505，南有常《望江南》序：“酒闌出，東坡古詞讀之次其韻，賦梅花。”宜斷作：“酒闌，出東坡古詞讀之，次其韻，賦梅花。”

六、部分空缺字可補而未補

對照律譜，底本缺字。整理者為求穩，以口示之，無可厚非。然若能據古典文化或律譜定則適當補足，也屬校勘學題中應有之義。例如：

頁 129，曹偉《水龍吟·秋日書懷》：“更何時任逐，雞豚社口，醉鄰家酒。”不難見出，此乃化用陸遊《遊山西村》：“莫笑農家臘酒渾，豐年留客足雞豚。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簫鼓追隨春社近，衣冠簡樸古風存。從今若許閑乘月，拄杖無時夜叩門。”故“社”字後可補一“戲”字。春社也好，秋社也罷，均有社戲演出。

頁 715，崔宇淳《望海潮·弔屈原》：“也應上碧升仙，遙拜玉皇口。”翫全詞用韻“時、飛、威、旗、遲、馳、儀”等，不外支微部，故此闕字應為“墀”。

七、混淆繁簡字體致誤

頁 205，朴承任《巫山一段雲·北山行雨》：“涼生幾案紙窗開，山腹雨聲來。”“幾案”不成辭，當作“几案”，分指几與案。几者，小桌，設於座側，以便憑倚或放置物品；案者，腿縮進面板內裏的長桌。檢朴承任《嘯皋先生文續集》卷一尾處，該詞這句正作“涼生几案”（《新羅高麗朝鮮漢詩集成》第一輯第十八冊影印本，頁 142）。輯者未留意“几案”“几席”之“几”，乃本字如此，誤將其與“幾個”之“幾”的簡化字混同了。

頁 453，金夏九《巫山一段雲》其八《松臺曉雲》：“霞標萬丈洗煙霏。台嶺夢依依。”高平之物謂之“臺”，此處寫作“台”，容易滋生歧義。況標題已曰“松臺”，正文卻又作“台”，自生葛藤。

整理一部總集或別集，輯佚、校勘兩者不可偏廢。要達到兩者兼善，實非易事。本文對《全高麗朝鮮詞》所作指瑕，無意貶抑其辛勤貢獻，僅止昭示東亞俗文學在傳播交流方面還有提升空間，期待該書能精益求精，意欲為其日後修訂提供些許參考，同時也為東亞文學傳播互鑒提供些許提醒。所言未必盡是，期待方家批評指正。